

鲍廷博知不足斋刻工研究*

马培洁

笔者通过近两年对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刻书的研究,发现知不足斋所刻书籍和各大图书馆所保存的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中记载了不少刻工姓名,但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因此本文将尽己之所见,在辑录知不足斋所刻诸书和刻书底本中保存的刻工信息的基础上,对鲍廷博刻书的具体状况重加认识,以此彰显刻工在知不足斋刻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推进对清代刻书业的研究。

一、知不足斋刻工辑录

下表主要根据清鲍廷博辑刻《知不足斋丛书》(中华书局影印本,1999年)中保留的刻工信息绘制。知不足斋单刻本用※标示。

书名	卷次数	时间	字数	写刻工姓名
《南湖集》	卷第一	乾隆庚子秋九月廿六日辛丑写竟	计六千六百五十一字	仁和方溥
	卷第二	十月十三日戊午写竟	计七千九百零九字	溥
	卷第三	月廿日乙丑写竟 ^①	计七千六百九十九字 ^②	溥
	卷第四	十月二十八日癸酉写竟	计六千四百零五字	溥
	卷第五	十一月七日辛巳写竟	计七千零八十四字	溥
	卷第六	十一月十七日辛卯写竟	计七千八百九十五字	溥
	卷第七	十一月十八日壬辰写讫	计五千五百六十八字	仁和陈性安
	卷第八	十一月二十二日丙申写竟	计六千七百五十七字	仁和髙擎亭
	卷第九	十一月廿二日丙申写竟	计四千九百八十二字	溥
	卷第十	十一月二十七日辛丑写竟	计六千三百八十七字	彭
	附录上	十二月初七日辛亥写竟	计四千零十三字	溥
	附录中	十二月初七日辛亥写竟	计一千八百四十六字	性安
	附录下	十一月三十日甲辰写竟	计一千三百六十三字	性安

* 本文写作获得西北民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XBMUYJRC201203。

①根据前、后卷的写刻时间及此日干支,“月”上脱字当为“十”。

②“七”下脱“千”字。

《古文孝经孔传》	一卷		通计经一千八百六十一字，传八千七百九十四字	
《石墨镌华》	八卷			仁和陈立方刻，住兴忠巷
《耕织图诗》	一卷	乾隆辛丑正月十九日壬辰写竟	计一万八千七百零五字	仁和方溥
《万柳溪边旧话》	一卷	乾隆壬寅正月二十九日校写毕	计八千一百八十九字	陈世彭
《故宫遗录》	一卷	壬寅二月二十七日校写竟	计三千三百八十九字	陈世彭
《北山酒经》	三卷	乾隆壬寅四月初十日校写讫	计一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陈世彭
《诗传注疏》	三卷	乾隆乙巳仲春校刊	计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字	
※《猗园志异》 ^①	十六卷			杭州陈立方
※《名医类案》	十二卷			仁和陈立方写并刻
※《汪水云集》 ^②	一卷			仁和陈载周刻

据上表知,为知不足斋写刻书籍的有方溥、陈性安、高擎亭、陈世彭、陈立方和陈载周,这些人物无论在《知不足斋丛书》的刊刻,还是在知不足斋所刻之单行本中均屡屡出现,无疑表明这些刻工是为知不足斋写刻书籍的一支较为稳固的队伍,而且这个刻书群体以陈姓刻工居多。此外,负责《南湖集》刊刻的刻工有方溥、陈性安、高擎亭和彭(彭可能就是刊刻《万柳溪边旧话》、《故宫遗录》和《北山酒经》的陈世彭)。从《南湖集》的情况来看,卷帙较多的书籍的刊刻,是由多位刻工共同协作完成的。

陆凤台先生《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一文谈及《知不足斋丛书》时云:“鲍氏此书虽是在浙江嘉兴邬镇所刻的,但其刻印工人大都来自安徽……这部丛书的版片,笔者于解放前夕曾在苏州图书馆见过。”^③陆先生又言及安徽刻工流动性较大,常寓居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刻书,但未见徽州刻工为知不足斋刻书的具体说明^④。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方溥、陈性安、高擎亭、

①《猗园志异》与《名医类案》刻工姓名据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236页)录。

②《汪水云集》刻工姓名据黄裳《来燕榭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8页)录。

③陆凤台:《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历代刻书概况(中国印刷史料选辑)》,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第320-321页。

④陆凤台:《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历代刻书概况(中国印刷史料选辑)》,第321-322页。

陈立方、陈载周这几位刻工姓名前均有“仁和”二字,表明籍贯在杭州。加之仁和和陈立方“住兴忠巷”,表明刻书者的居所在杭州的兴忠巷,此处可能就是陈立方的刻书之地,此语带有明显的商业广告宣传之意。此外,对于陈立方,瞿良冕先生云:“清乾隆间仁和人,刻字工人。刻过宋苏过《斜川集》6卷《附录》2卷(亦有生斋本),明赵崡《石墨镌华》8卷,明钱希言《猗园志异》(二种均《知不足斋丛书》本)。”^①认为陈立方为仁和人,除为知不足斋刻书之外,也曾参与赵怀玉亦有生斋《斜川集》的刊刻工作。不知陆先生所谓为知不足斋刻书的刻工大都来自安徽的依据何在?由于缺乏依据,陆说待考。

二、《知不足斋丛书》刊刻底本《诗传注疏》中的刻工资料

上海图书馆藏宋谢枋得撰《诗传注疏》三卷,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一册,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无行格。钤“周家书库”、“黄裳藏本”、“黄裳”、“木雁斋”和“上海图书馆藏”等印。抄本末有黄裳手跋,可见其对此抄本之宝贵:

此《诗传注疏》三卷,为《知不足斋丛书》底本,卷首尚存鲍以文先生手记一番,及增改序文数字。卷尾墨笔增注数处,其余却无校笔。余今日见之沈氏鸣野山房,即携归藏之。鲍记中可规当日写工价,亦刊刻书籍之良史料也。如此本别增一印,其价乃当倍蓰。余之跋此,亦欲使后之读者重渌饮笔迹,不以之入还魂纸炉耳。辛卯十一月十六日,黄裳。

黄裳指出此抄本为《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一集所刻《诗传注疏》之底本,抄本《弁言》保留有鲍氏多处朱笔手校之迹,且卷首有鲍廷博手书,朱墨灿然,是研究知不足斋刻工及刻书费用的真实记录。兹分卷说明如下:

上卷,分别记页次和每页字数,共计二十五页,最后有“性兄”及“计七千二百五十二字”。

中卷,未标识页次,而是将三十一页的每页字数分别罗列,最后有“性兄写”及“计一万〇一百〇九字”。

上述统计数据用墨笔记录,间有朱笔修正之处,均为鲍氏手书。后有黄裳墨笔题识:“此叶为鲍渌饮先生手书,识者宝之。黄裳记。”

下卷,同中卷例,分别统计了二十二页的字数,和“计六千九百廿八字”总数。统计数据前有朱字“癸卯八月初三日毕”、“又割样二卷另算”、“高先生写”。统计数据后有朱字“该良[银]六十九分二厘八毛,计千四百八十五文”,“八月初三”,“付千七百文,计透付千二百十五文”,墨字“乾隆乙巳仲春竣,

^①瞿良冕:《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齐鲁书社,1999年,第477页。按:《猗园志异》为知不足斋所刻之单行本,未曾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瞿先生此处认为《猗园志异》是《知不足斋丛书》本,误。

计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字”、“三卷计二万四千二百八十九字”^①、“加《弁》二百四十四”^②。

以上刻书费用清单的信息,主要表明了以下几点:

首先,上、中、下三卷的字数十分明确,分别为7252字、10109字、6928字,三卷合计为24289字,加上抄本弁言的244字,恰好与抄本所载之“记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字”的总数合,并与《知不足斋丛书》中《诗传注疏》卷下末牌记所题“乾隆乙巳仲春校刊,计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字”吻合。而且每卷的页数:卷上25页、卷中31页、卷下22页,也与《知不足斋丛书》刻本的页数完全吻合,可证此抄本确为《知不足斋丛书》之刊刻底本无疑。

其次,“性兄写”与“高先生写”,是有关写刻工的重要信息。“性兄”可能为《知不足斋丛书》中《南湖集》的刻工陈性安。“高先生”可能为《南湖集》的刻工高擎亭。

第三,“付千七百文,计透付千二百十五文”,“透付”一词表明在当时的刻书业中,存在透付现象。

第四,“计六千九百廿八字”以及“该□六十九分二厘八毛,计千四百八十五文”,为计算每百字版片写刻价格提供了参考依据,是研究乾隆年间书籍刊刻资费状况的难得史料。汪辉祖云:“(嘉庆六年,1801)四月朔,属梓人开雕《三史同名录》。曩刻《双节赠言初集》,每百字版片写刻共制钱五十六文,迨刻《续集》,增工价七文。丙辰(嘉庆元年,1796)儿辈刻《梦痕录》,又增十七文,今欲仍八十文之数,承揽者尚有难色,强而后可。昨年以文言杭、苏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工。镂版日增,势实使然。”^③汪辉祖与鲍廷博交游往来甚多,《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二集刊刻有汪辉祖所作之《佐治药言》和《续佐治药言》。此处汪称鲍廷博言嘉庆五年时苏、杭每百字版片写刻费用达一百十文的记载,当可信从。这则材料对嘉庆初年书籍写刻价格的记载,恰好可以与乾隆年间刊刻《诗传注疏》时的价格进行对比,大体可知十馀年间刻书价格的涨幅变化,从而窥见清代刻书业的变迁。

三、《知不足斋丛书》刊刻底本《归潜志》中的刻工资料

南京图书馆藏金刘祁撰《归潜志》十四卷、附录一卷,抄本,四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双鱼尾,细黑口,版心下方为“金石录十卷人家抄本”。钤“以文手钞”、“四库著录”、“嘉惠堂藏阅书”、“钱唐丁氏藏书”等印记。此本为鲍廷博手抄、手校、手跋之书,是《知不足斋丛书》之刊刻底本,价值斐然。

①“二百”之“二”旁有“五”;“八十九”旁有“三十三”。

②《知不足斋丛书》刻本《弁言》实为243字。

③[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馀》,清道光三十年龚裕刻本。

抄本扉页丁丙手书题签云：“今为鲍以文廷博手写校本，丹黄满纸，圈点精细，卷尾每纪岁月杂事，即为刊《知不足斋丛书》底本，居今视昔，亦不下于孟鬼手录也。”次页为鲍廷博乾隆己亥十月墨笔手跋。抄本中鲍廷博手识甚多，兹将其中有关该书写样、刊刻的题识择录如下：

己亥正月十九日写样，方先生。（《归潜志·序》末）

俞赤兄写样。戊戌腊月十四日写样毕，是日大雪不止，几尺许，与顾君松乔、戴君东瀛、沈君效□同至湖上。（卷三末）

戊戌十二月十四日，陈性兄写样完。（卷四末）

戊戌十二月廿日写样毕，性。（卷五末）

二十日写样毕，雨。（卷七末）

己亥上灯夜写样完，俞赤兄。（卷八末）

乾隆己亥正月十一日写样完，阴，性兄。（卷九末）

己亥正月廿四日写样毕，高先生。（卷十末）

己亥正月十二日写样完，方先生。（卷十一末）

己亥元宵方先生写样完，阴雨，戴瀛三兄自浦江来。（卷十三末）

己亥正月十九日写样毕，方先生。己亥正月二十日写样完，方先生。己亥正月廿二日写样完，晴。（卷十四与附录）

题识中所涉写样之人有“方先生”、“俞赤兄”、“陈性兄”、“性”、“性兄”和“高先生”。“性”、“性兄”和“陈性兄”，可能即为写刻《南湖集》的陈性安；“方先生”可能为《南湖集》和《耕织图诗》中署名为“仁和方溥”的刻工；“高先生”可能为负责《南湖集》的高擎亭。而“俞赤兄”在知不足斋所刻其他书籍中尚未曾见到，《归潜志》刊刻底本中关于此人的记载，实属难得。从乾隆四十三到四十四年，由四位刻工分别负责不同卷次，顺利完成了此书的刊刻工作。

四、其他刻工

叶德辉谈及《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时曾言：“乾嘉时，如卢文弨、鲍廷博、孙星衍、黄丕烈、张敦仁、秦恩复、顾广圻、阮元诸家校刻之书，多出金陵刘文奎、文楷兄弟。”^①检李国庆《清版刻工知见录》^②，刘氏兄弟刊刻的书籍有：

1.《独断》一卷，乾隆五十五年卢文弨抱经堂刻本，江宁刘文奎、（刘文）楷镌字。

2.《读诗传说》三十卷，嘉庆二十年韩氏木存斋刻本，江宁刘文奎镌。

3.《泛槎图》六卷，嘉道年间刻本，羊城尚古斋张太占刻、金陵刘文楷刻。

^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中华书局，1957年，第253页。

^②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0-109页。

4.《芳茂山人诗录》十卷,光绪十年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刻本,江宁刘文模镌。

5.《封氏闻见记》十卷,乾隆五十七年刻本,江宁刘文奎镌。

6.《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清金陵吴氏刻本,金陵刘文奎、(刘文)楷家镌。

7.《古文苑》九卷,嘉庆十四年兰陵孙氏刻《岱南阁丛书》本,江宁刘文楷、(刘文)模镌。

8.《故唐律疏议》三十卷,嘉庆十二年影刻元本,江宁刘文奎、弟文楷、文模镌。

9.《海愚诗抄》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刻本,金陵刘文奎镌字。

10.《韩非子》二十卷,嘉庆二十三年全椒吴氏刻本,江宁刘文奎、子覲宸仲高镌。

11.《韩诗外徵》四卷,乾隆六十年刻本,江宁刘文奎镌。

12.《华阳国志》十二卷,嘉庆十九年刻本,金陵刘文奎、弟文楷、文模镌。

13.《黄帝五书》六卷,光绪间刻《槐庐丛书》本,江宁刘文模、刘文楷镌。

14.《解春集文抄》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卢氏抱经堂刻本,江宁刘文奎、(刘)文楷镌字。

15.《金陵朱氏家集》四十卷,嘉庆二十年刻本,金陵刘文楷家镌。

16.《李氏音鉴》六卷,嘉庆十五年宝善堂刻本,江宁刘文奎家镌字。

17.《礼记》二十卷,嘉庆十一年阳城张氏影刻宋本,刘文奎刻字。

据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①,刘氏兄弟所刻书籍还有:

1.《释名疏证》八卷,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乾隆五十四年刊本。江宁刘文奎、刘文楷刻。

2.《炙砚琐谈》三卷,清汤大奎撰,乾隆五十七年亦有生斋刊本。江宁刘文奎、刘文楷刻。

3.《平津馆丛书》六集,清孙星衍辑,嘉庆间刊本。江宁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刻,顾广圻书。

4.《庐州府志》五十四卷,图一卷,清张祥云修,孙星衍等纂,嘉庆八年刊本。江宁刘文楷刻。

5.《魏三体石经遗字考》一卷,清嘉庆十一年刊于金陵,五松书屋藏板。江宁刘文楷刻。

6.《尔雅》三卷,晋郭璞注,清嘉庆十一年丙寅顾氏思适斋重刊明吴元恭本。江宁刘文楷刻,秣陵陶士立写,姚之麟绘图。

7.《文选》六十卷,唐李善注,清嘉庆十四年鄱阳胡克家影刊宋淳熙本。江宁刘文奎、弟文楷、文模刻。

^①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第238-243页、245页。

8.《续古文苑》二十卷,清孙星衍撰,嘉庆十七年壬申刊本。金陵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刻。

9.《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附《释文辨误》十二卷,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注,清嘉庆二十一年鄱阳胡克家影刊元初本。金陵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刻。

10.《述学》内编三卷,外编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清汪中撰,道光三年刊本。江宁刘文奎刻。

以上列举的二十七种书籍显示,刻工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兄弟确实曾单独或共同为卢文弨、孙星衍、赵怀玉、张敦仁、顾广圻等人刻书,但其中无一种与知不足斋所刻之书有关。笔者也尚未在任何知不足斋所刻之书或刊刻底本中见到有刘氏刻工的记载。王欣夫先生云:“宋刻间有刻工和缮写者姓名,相沿成例,清刻本也如此。嘉道时精刻,多出江宁刘文奎、文模兄弟,卷末往往有款识。顾广圻经办的影宋刻本,写者为许翰屏,见徐子晋《前尘梦影录》。《铁华馆丛书》写者为金缉甫,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原书末均不具名,非经徐氏、叶氏提出,已无人知晓了。”^①刘氏兄弟刻书技艺精湛,在清代刻书业中颇具声名,但为知不足斋刻书的情况,目前由于资料阙如,叶氏之说需有材料证之,才可信从。

总之,知不足斋所刻书中保存了不少刻工资料。上海图书馆所藏《诗传注疏》抄本保留了鲍廷博用数字符号计算每卷字数的资料,是业主与刻工之间计算工作量的真实凭证,其中记载的写刻银价是研究知不足斋刻书成本,乃至清代雕版印书费用的珍贵史料。南京图书馆所藏《归潜志》中鲍廷博手跋提及的写刻工姓名,使我们了解到这一群体为知不足斋所刻之书做出的贡献,使他们的事迹不再湮没无闻。刻工作为古代刻书业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为书籍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此问题的深入考察,必将丰富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的内涵。

作者工作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①王欣夫:《文献学讲义》“有名的刻工和写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